

市长夫人

姜滇



I247.5
767

市长夫人

姜滇著

031221



女子学院 0050153

作家出版社

市长夫人

作者：姜 滇

责任编辑：朱卫国

责任校对：马云燕

装帧设计：曹全弘

插图：曹全弘

出版：作家出版社

印刷：通县教育局印刷厂

发行：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787×960 1/32

印张：8.125

插页：2

字数：128千

版次：1937年9月北京第1版第1次

ISBN 7-5063-0014-1/I·13

统一书号：10248·0201

印数：000—16,000册

定价：1.50元

(作家版图书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退换)

第一章

1

两年前搬进这幢屋子那会儿，她显得很憔悴，可是现在见到她的人都说她变得年轻了。对着镜子端详自己的容貌，她相信这不是恭维话。确切地看，她恢复到了三十四岁的模样，也就是说，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尽管她在陪伴丈夫体验烦恼。

宛音默利用晚饭前的空隙稍许整理了一下自己的头发。云鬓卷曲，绉绉细丝浓密如墨，象一片飞云栖在右眉额上端。这个发型，是不是太时髦了一点？不过，她自己喜欢。家里有一套进口的美容卷发器，那不是杜复昌从国外带回来的。维娜商场里这一类货色有的是。每隔两个星期，她就和小秀坐下来摆弄一次这玩意儿。

盥洗室挨着餐厅，只隔一道玻璃拉门，窗框是奶油色的，不管配上什么颜色的窗帘都很调和。当初搬进屋子，是她选定了内壁的主色调。复昌似乎不甚讲究。而那个老卞，身为行政事务管理局局

长，是十分尊重市长夫人的意见的。

隔着玻璃，可以看到厨房里一层薄雾似的白色水气。炖牛肉的香气飘散出来。小秀不时将目光投向餐厅，看看是不是有主人的身影出现。

院子里很幽静，乌桕树的绿叶在黄昏里轻轻摆动。白昼一天天长了，到了六点钟还不见断黑。但是花圃沿墙的一侧渐渐黯淡了，模糊了。

这幢老式的花园洋房两年前已整旧如新。尤其是沿屋一圈回廊，显得十分别致。据说第一代主人是法国领事。这屋子，这回廊，这花园，一定留存着具有历史意义的记忆。如果主人重游旧居，那么壁炉前的温柔的蓝眼睛，回廊上的法兰西柠檬香栎，花园小径间的细碎的脚步，一定会跟着再现。可是后来的记忆里一定也有倚着门槛的哭泣，落地玻璃在水磨石上刺耳的磨擦。那么现在呢？这幢屋子又要写新的历史，当然这同样是跟主人命运相关联的，具有个性色彩的历史。

二楼的一个窗口已经亮起了灯光。杜恺一放学就钻进自己的小房间里去了。高中二年级正是很关键的时候。学校里搞读书活动，每人要交一篇读书心得。他正在读一本爱因斯坦的传记。杜恺不爱说话，他的缄默正好与父亲的善于辞令形成性格上的对照。

下午送来的报纸有《南方周末》和一份本市的晚报。宛音默习惯饭后浏览一下报纸。但这一会儿，全家都在等待，她不能让时间白白过去。客厅里只亮着一盏壁灯，透过茶色玻璃方板的光线十分柔和。晚报头版的一栏标题上，跳出了“杜复昌市长”的字样，她拉亮了落地灯，读了一遍他在本市中小型企业横向联合会议上讲话的那则消息。市长理应成为本市的头号新闻人物。一会儿在本市电视新闻节目里，说不定还会出现他的镜头。两年来，她成了他的追踪者，生怕他说了不妥当的话或是做了不适宜的一个动作。这种关切和操心是任何人都无法比拟的，谁叫他担了那么重的担子，谁又叫她做了他的妻子呢。

幸好在生活方面总算是舒适的。宽敞的居室，明亮的书房，优雅的客厅。回廊没有铺地毯，但全部换成了地板。再就是这么一个幽静的环境，巷子的宽度正好只能行驶轿车，所以避免了车笛喧嚣。房子里的陈设一应俱全，并且还在不断完善，前几天卞局长还派人来装了电热浴器和电子音乐门铃。去年移植来的紫玉兰，已经含苞欲放。正在考虑把后墙向外移位，这样父子俩就可以在院子里打网球。办公厅选派来的小保姆，就是那个才十九岁的小秀，专门学过烹调，现在每星期去一次流云公园，

她正在那里进修花工。

这地方叫檀风巷。市民们每天从报纸广播电视上窥得市长的踪迹，但很少有人知道檀风巷四十八号，也不会去探究这座被高墙隔着的静谧小院里住的是什么人。

薄暮降临，好象只有在黑暗中那些花花草草才肯把香气散发出来。宛音默站在客厅外面的回廊上，尽量让夜气中的香馨使自己快活起来。铁门外面听不到汽车驶近的声音，门厅正中的镀金电子石英钟正指着六点半。这时候电话铃声响了。

她不想去接，她知道他又不回来吃饭。这时候的电话铃声，已经成了生活中的常规。

小秀接完电话，杜恺正好从楼上下来。铃声对于他，仿佛已经成了进膳的信号。

客厅里的灯突然熄灭了。落地灯和壁灯都沉到黑暗中去。

回廊上的宛音默拉了一下真丝镂空藕色披肩，她感到了一丝凉意。

2

如果杜复昌在家，晚餐就不会这么清冷。喝一杯白葡萄酒，或者说一段新闻，全家都会跟着高兴。

他把去看尤慕莲的事完全忘掉了。说好了今晚一起去的。可是在电话里只字未提，“会议还没有完，晚饭不回来吃了。”就这么两句话，象从录音带里放出来似的。

她一个人到太极饭店去了。从檀风巷步行过去，要走三十分钟。她连自行车也不愿意骑，一个人在春夜里散步似的走过去，微凉的风吹拂着漂亮的卷发。尤慕莲看到会怎么说呢？她不是一个爱说恭维话的人，但是她会说音默真的变年轻了，因为年轻也就象往日一样娇媚了。

宛音默双手插在薄花呢外衣口袋里，扭了一下身子，微微一笑。

尤慕莲是从E市到省城来参加一个医学方面的学术会议的。一住进太极饭店就给杜宅挂电话，说是要来拜访。音默却说：“我们去看你吧，老杜有车。”尤慕莲明天就要离开省城，见了面，怎么跟她说呢，“老杜太忙”，或者干脆告诉她，老杜把这项安排忘掉了。尤慕莲太了解老杜了。她厌恶虚伪。

人行道和快车道之间，种着一排冬青树，一直延伸到路的尽头。冬青叶有一股清香味，调节着白日所充斥的污浊空气。蓝色夜空变得高远了，不象冬云低压时给人造成的郁悒。严寒的季节已经过

去，走路的人，尤其会有一种暖热的感觉。

不知怎么的，宛音默想到了在E市的那套四室一厅的房子。老是想到那盆从阳台坠落下去的珠兰。因为有了那一次险些伤人的坠落，她就老是担忧别的花盆也会落下去。有一度日子，她患了神经衰弱症。心里拚命地要睡，但脑子里什么都往里涌。卧床时间并不短，但睡得不沉。有时候半夜里惊坐起来，跑到阳台上去看花盆是不是被风吹落了。她穿着睡衣站在阳台上，身子靠住冰冷的水泥栏杆，一站就是几个钟点。那些日子，杜复昌半夜归家是常有的事。这位一心尽职的市委副书记一进家，第一件事就是把妻子扶到床上。其实，那些大大小小的花盆早就从水泥栏杆上搬到了墙根下面。即使白天，也安然无恙。

她身上突然感到一阵冷颤。

不时有小轿车从街上驶过，她没有留意那是不是老杜的车。这条街行人稀少，灯火疏落，这大概也是她感到一阵阵寒噤的原因。

5

在杜复昌供职E市的时候，尤慕莲和他们家的关系相当亲密。

六十年代中期，尤慕莲和宛音默同年从大学毕业

业，她们是到热电厂报到之后才认识的。在那个年代里，象她们这样的学生，只能分配到基层去。虽然一个是医学院的高材生，一个是师范大学物理系的佼佼者。那时候，杜复昌刚刚从厂团委书记提拔为副厂长。生活给了他们互相结识互相了解的机会。他很幸运，个人生活和政治生涯同样地一帆风顺。恰好厂医务室和厂职工学校都是他管辖的范围，两位年轻的女大学生那时候怎样也没有预料到十多年之后他会成为权力很大的省会市长。她们只是凭藉青春的热情、单纯、诚挚和对未来的热烈向往，在他身上感到了同龄人的共同追求。虽然他只是本厂的中专毕业生，虽然他说话声音洪亮，象一个锻工车间出来的汉子，虽然他充满活力的挺着胸走路的虎气跟女大学毕业生的纤柔温婉形成鲜明的对照，但是她们喜欢和他在一起。工人们不讨厌他是因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盖起职工医院大楼，并且给愿意脱产去职工学校读书的青工一份额外的补贴。这份补贴，超过了干活的工人的奖金，有人为此打抱不平，但是杜复昌坚持己见，独断专行，这种胆魄和作风赢得了两位女大学生的好感。

然而一夜之间，一幅优美的图景倏然消失。

杜复昌打算在职工学校建喷水池和花园的计划被当成了坏思想。某一天，尤慕莲从食堂门口走过，

看到贴出来的白板纸上，写着杜复昌和宛音默的不应该的交往。她脸色煞白，不是因为醋意，出于对这种卑劣行径的气愤，她把大字报的内容告诉了宛音默，并且写了一份声明贴在墙上，以见证人的身分，说明宛音默和杜复昌的一切交往她也同时参与了的。这一下厂里热闹起来。杜复昌从隔离室传出一张字条，告诫她不必用这种方式为他辩护。但是，在公众眼里，事情变得复杂了。

那以后，尤慕莲以十分顽强的方式保护了杜复昌，因为她是医生。

这段混沌的日子在工厂持续的时间并不长，耸入云天的烟囱又喷吐白烟了。虽然那时候社会上仍然十分混乱。

杜复昌和宛音默终成良缘。尤慕莲知道他们执著地相爱，为他们深深地祝福。

后来尤慕莲离开了热电厂，不过她仍在E市。这时候她更加忙碌，在市立医院她有条件钻研业务，这样地直到她后来成为主治医师。

也许是长期在医院工作的缘故，她一直保持着白皙的皮肤，脸上的色泽虽然少血，却是光润的，细腻的。她结婚比宛音默迟好多年，现在有一个十岁的女孩，但是她的体形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白色罩衫里面颀长的身材，挽在白色工作帽里面的

高耸的头发，使她在实习的女大学生面前，显不出太大的差别。

4

“那么他一直也没有来看过你？”宛音默用手摩挲了一下卷发，眼睛一直没有离开慕莲脸上那小巧的鼻子和嘴巴。

她在沉静中摇了摇头，显得无所谓的样子。

“令人气愤的是他来偷偷看小瑞。”尤慕莲说。

慕莲和丈夫分居已经四年，按照法律，够得上离婚了，但是那个热电厂的工程师谭丰就是不同意。这四年她经受着怎样的精神折磨，可想而知。谭丰属于那种漫不经心，与世无争的知识分子。在热电厂工作二十年，一直是普通工程师，慕莲恨他不求上进。大学里的同窗好友，不少担任了总工程师，有的转到行政领导岗位，也已经是厅级干部。慕莲倒不是好高骛远。她觉得，与其这么懈怠，不如一开始就进厂当工人好了。在农村经济改革方兴未艾之时，热电厂就试行了企业改革，这些做法得到了省委的重视。杜复昌也很快由一个厂长提为市工交部主任，两年后成为主管工业的市委副书记。而谭丰呢，依然故我。对于杜复昌搞的那些责任制，他持有异议。如果从经济效益来看，是否有实

际价值，值得研究。杜复昌升迁之后，厂里出现了回潮。在谭丰和尤慕莲和好如初的时候，他丝毫没有隐瞒自己的观点。

“你这是嫉妒。”她说。

“最好让时间来作公证。”他的语气柔中有刚。

夫妇间感情的分裂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尤慕莲心目中，这个戴眼镜的迂夫子，除了谈恋爱那阵子，他对生活从来就没有炽热过。如果说在动乱岁月，他缺少热情是因为一种被动而应该得到谅解，那么在改革的年代里，这种冷漠就多少带有一点主观的嘲讽。恰恰是在杜复昌提为市委副书记的日子里，为了小瑞而引起的一桩琐事酿成了剧烈的口角。这以后双边摩擦日趋频繁。不用说，宛音默担当了调解人的角色，然而这其中有一种微妙的关系，——杜复昌恰恰是这桩婚恋的牵线人。而他作为市委领导人的身分又不宜过于干预。宛音默对来龙去脉是了如指掌，而她又往往被认为是代表老杜来说话的。

“我对他并无苛求，也不是为了自己的虚荣心。”慕莲对音默说。

“不就是性格不投么？算了吧，我去对老谭说，叫他凡事让你一步。”音默总是主张和为上策。

有时候说着说着，慕莲就流下了眼泪。她希望

他不但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还应该是一个有事业心有作为的男子汉。而她自己，除了做一个好妻子好母亲，还要做一个好医生。而他能理解她的这颗心么？他为了她的这些愿望又做了些什么？

直到分居，音默才觉得事情难以撮合了。当杜复昌一家还在 E 市的时候，这种叫人难以忍受的局面就已经形成。他们搬家两年了，谭丰和尤慕莲的裂痕始终未能弥合，所以不论谭丰还是尤慕莲到省城来，都要说起这件事。

唯一的变化是分居之初两人仍住在一套房子里，各居一室，共用厨房和卫生间，互相不说话，要开口就是吵架。而后来谭丰搬到自己母亲家去了。他母亲是丝织厂的缫丝工，已经退休，小儿子结婚了，仍然住在家里。谭丰搬回来，只好把母亲住的那一间再隔出一半。在他们家所处的濂月坊，象这种局促的居家栉比鳞次，这是城南十分典型的老屋居民区。

“他明明知道我不肯把小瑞给他，就故意用这个条件拖着。”在太极饭店四楼，一个双人间里，慕莲一边给音默削苹果，一边说。

音默没有说什么劝解的话，她是十分理解慕莲的痛苦的。一边听着女友的诉说；一边望着对方漂亮的眼睛，她倒是觉得应该有一个解脱才好。她不

赞成老杜那些调和的话，“至少谭丰在心里还是想和你好的。”“他并不是有外遇。”“心地孤僻一些，性格上的东西很难改掉。”等等，认为当了市长、书记就成了一个万能的人，好象什么事情一个批示就解决了。对尤慕莲的夫妻纠纷，他恰恰无能为力。不仅毫无办法，而且在宛音默看来，他的观点至少是守旧的。市妇联和市法院，经常送来家庭婚姻问题和离婚案件的书面材料。杜复昌看完以后，有时也请宛音默一阅，听一听她的意见，然后煞有介事地批几条原则性的意见。只有宛音默觉得滑稽可笑。“算了吧，你连谭丰的事也调解不好。”她是带着嘲笑对杜复昌这么说的。

“要不跟老杜说说，调到这边来吧。”宛音默的想法倒是很实际的。

尤慕莲在沉静中摇摇头。她没有说明原因。干嘛一定要把什么都吐露得那么明白。世间的事，包藏着的原比袒露出来的要多。也许是她不想求助于市长大人，尽管他们之间曾经过从甚密；也许由于离婚这个根本症结没有解决，调换一个城市也就失去了意义；也许她觉得目前医院的环境对于她的事业十分有利；也许E市的稻糯鱼香细浓软语小桥流水要让她钟爱一辈子；也许……

整整一个晚上，两个女人谈的尽是婚姻的话

题，这期间，也送到了音默的女儿杜璇。她没有跟父母一起到省城来。尤慕莲带来了一些她的近况。音默发现，慕莲不是说得很多。也许慕莲觉得，有些话杜复昌听了一定不高兴，而对音默说的话也就等于是对杜复昌说的。其实未必。只有音默自己明白，有些话是要经过筛选才能传达给丈夫的。

5

两扇落地玻璃门，把客厅和回廊连接起来。浅咖啡凸纹葡萄呢门帘和墙壁的涂料相匹配，又柔和又雅致。二十吋彩色电视机正在演播一部连续性电视翻译片。小秀陪客人坐在沙发上，已经打起瞌睡来了。这个十九岁的姑娘老是觉得睡眠不够，她完全是为了工作的责任才坐在这里。客人叫项渚白，四十五岁，清瘦的脸庞轮廓分明，穿一件浅灰色紫阳装，这种毛麻混纺的料子，既挺括大方，又可以随便一些。他也没有心思看电视，不时把眼睛朝回廊那边瞟，看是不是有主人回来的迹象。

时钟已经指向十点半。项渚白站起身走动了一下，显然等得有些不耐烦了，但他知道，今晚是非要见到杜市长不行的。小秀也站起身来，给客人的茶杯里对了水。

项渚白一边抽烟，一边想自己的心事。他觉得

这里很安静，市长工作劳累，当然需要一个安适的环境。不过这么大一幢屋子只住四个人，显得过于空旷。他想到自己的六口之家，虽然有了三室一厅，但那是火柴盒堆积物中的一个空间，建筑工艺粗糙，砖墙很薄，隔音效能极差，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要接受上下左右各种声音的侵扰。有时候，刚刚摊开图纸，楼顶那家结婚不久的年轻夫妇又开始吵架了，乒乒乓乓攒东西，弄得你六神无主。气极了，跑上楼敲门，青年人朝你瞪瞪眼睛，如果稍有点劝戒的意思，小两口立刻停战，联合对外，弄得你毫无办法。

门铃响了，三十秒钟悦耳的电子音乐，小秀谨慎地打开院门，说了声“对不起，不在家”，就把门关上了。同样的情景，一个半小时内已经重演了六次。平均十五分钟就有一个来访者。项渚白来访时，小保姆也这么说“对不起，不在家”，但她立刻认出了这是最近一段日子经常到檀风巷居室来的“叔叔”，就把他请了进来。

茶几上有一盆斧劈石，造型峻峭，这盆赭红色的吸水石是案置佳品，给人斧削刀斫之感。对面茶几上，是一盆太湖石，呈土黄色，特点是漏皱透瘦。和斧劈石是两种个性，两种品格。

终于有了开门声，进院子的脚步，然而在门厅